



耐得住烦是晴天

□ 米丽宏

生 活

现实生活中，“能耐”的意思，等同于“本领、能力”。能耐就是能“耐”，耐得寂寞，耐得冷清，耐得劳苦，耐得烦琐，耐得人情冷暖，耐得运道起伏。

耐烦，是一种难得的做人素养。烟火日子、个人修为、工作事业，要往高处走，都需要静心沉潜，踏实而行。三尺讲台上的教师，耐心钻研学科教法，耐心传授知识，耐心等待学生成长，一个“耐”字见高低；戍边卫国的将士，“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清冷寂寞是他们的常态化生活；治病救人的医生，“不烦”代表一种职业素养，不厌其烦地解释，精益求精地诊疗，一个“耐”字传境界；逐梦九天的航天员，工作充满探险意味，而飞天之路，莫不是由坚毅的信念和无数极限训练来开辟铺就。

平凡的小日子，要过出滋味来，不也需要耐烦心吗？生活中常常是一事推着一事，一个麻烦叠着一个麻烦。面对生活，

不耐烦是人的本能，耐烦则是一种能力。

耐烦，是一种做人的智慧。耐烦的“耐”，不是被动应承，而是主动选择，勇于担当。

晚清政治家曾国藩，极为推崇“耐烦”之心，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若遇棘手之际，请从忍耐二字痛下功夫。”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也说：“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认为耐烦体现在做人做事上，要勤勉克制，心无旁骛。

曾国藩识人选才，也是以耐烦为依据。淮军创建之初，李鸿章为他推荐了三位人才。他没有立即召见，而是暗中观察三人的表现。半个时辰后，三人中的一位东张西望，略显躁动；一位规规矩矩站在庭院里，但神色焦急；只有一人，神态自然，精神放松。

曾国藩对李鸿章说：“这三人中，只有一人可堪大用。”

李鸿章忙问：“老师如何得知？”

曾国藩微微一笑，说：“做大事，最重要的是耐烦。在这三人当中，只有一人耐得烦，能成大器。”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判断是准确的。被他看中的那个人，就是日后的名将刘铭传。

所谓“耐得千事烦，收得一心清”，耐烦的人能够掌控杂念妄想，消融烦恼，保持温和平静；也能包容人事物境的纷扰，不怕烦难，不惧干扰，锲而不舍，坚韧不拔。

临大事有静气，其要义就是耐烦。正所谓：“耐字极有意味，倾险之人情，坎坷之世道，全靠一耐字撑过去。”

耐烦，还是一种心境的平和与坚韧。万里之行，得一步一步走；鸿篇巨制，须一字一字写；长卷画幅，必一笔一笔描；家常日子，亦是一针一线一饮一啄的认真不敷衍。这一步步、一字字、一笔笔、一日日的平和坚持，便是耐烦。具体在行动

上，是务实肯干、勤勉不懈，是沉潜努力、百折不挠。

作家沈从文是个很耐烦的人。他的每部作品都会反复修改，少则四五遍，多则十几遍。一部《边城》写了半年多，平均每天三四百字，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他当老师，批改学生文章认真细致，写下的建议和修改意见，比原作正文还多。他做报纸编辑，改稿编稿，斟酌修改，从不敷衍。正是凭着耐烦的功夫，他从一个小学毕业生，一路走到大学名师、历史文物研究者、著名作家。他曾深有体会地表示：“我不希望比谁聪明，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耐烦一点。”

正所谓，耐得小烦，可成小事；耐得大烦，能成大事。人生无处不磨炼，耐得住烦是晴天。且让人们认认真真耐烦吧，在万事耐烦的精进中历练自己，成就自己。

——摘自《河北日报》

点 滴

挥霍与慷慨

□ 周国平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交往为人性所必需，它的分寸却不好把握。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

——摘自《公务员文萃》

花落只为花开

□ 黄小平

繁花过后，必是花朵的枯、谢、落。那么，花朵能否永不枯、永不谢、永不凋落呢？按照自然规律，当然不会。

其实，花落是为了花开。

如果开出的花朵永不凋落，那么所有的枝头必定都挤满了花朵，后来的花朵又开到哪里呢，又哪有枝头立足呢？花落，正是为了腾出位置，让后来的花朵，让来年的花朵，开得更艳、更美。

是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见不得花落，总认为“落”是一种伤、一种悲、一种痛苦和不幸，可我们哪里想到，花落正是为了花开啊！这正如我们见不得人生之“落”，可我们哪里知道，正是人生之“落”成就了我们人生的升华和飞跃啊！

——摘自《特区青年报》

理性的力量

□ 刘梦瑶

人 生

鲁迅曾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理性是一种力量。保持理性让我们得以对过往与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寻找最优方案。

但“全是理性的人，恰如一把全是锋利的刀”。坚持“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诗人警示我们，极端化的“理性”会让社会的冷漠与人性的自利凸显，最终使人失去主观感受与人文感知，沦为理性的奴隶。

由此，保持理性诚然是把握机遇的好方法，我们却不可因此掉进极端，冷漠地扭曲了理性的本质。我们需要保持理性、追求理性中提高分辨力和评判力，提高对世界人情的感知。

理性是人所特有的珍贵品质。运用好理性可以让我们约束不当的行为，冷静评析自己的表现，也可以更公正地看待世界，看待各样的行为。理性的主题是人，目的是探寻人与世界的存在、联系和价值。理性是一种力量，它将人的精神内涵与经历苦痛化为一种普适化的表达，对它们理性分析，我们不必亲身经历就可提炼出不同人的精神内核。

但同时，理性到极致的人是可怕的，因为极端的理性只有一个核心：自利。就像互害起源于人本质中的自利主义倾向，而并不一定具备直接主动的主观动机，那些无数冲突的来源便是极端化背后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自利。这样的理性，导致

他人成为“客体”，导致人失去主观性和主体性，导致人生价值中有关“情感”“互爱”的部分破碎，最终，将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伤害。

由此，真正的理性到底是追寻极致的优化和利益，还是对自我严肃而认真的剖析？我想，哈耶克给了我们答案：“把握自己，把握每一刻的价值。”保罗说过，“一个人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理性是向内探寻而不是向外侵占与破坏，是丰富自我而不是指使世界。理性应是一种高尚博大的品质，其成形需要对人、世、情的分辨力和评判力。

就像红黑游戏与囚徒困境，明明得分的规则完全相同，却成为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前者的目的是“赢得最大正分”，后者的目的是个体的“出狱”。前者更加强调对任性狭隘自私的一面的反思与改正，表现为对“真实”“团结”的守护；后者强调的却是一种生存威胁下面对冲突和利益时人性的黑暗与自利。很显然，前者是温暖的，后者是痛苦的，前者是向内反省的良性理性，后者即是“极端化的扭曲理性”。

陈丹青言：“讯息不等于眼界。”我们需要摘取繁星的智慧，运用好理性的力量以观天地，以剖世情；也要凝视自我之内心，让理性走上正途，在终于灿烂熹微的云霞中，感受透过云层的太阳的温柔。

——摘自《思维与智慧》

文 范

神仙的病足

□ 林清玄



黄永武教授在《爱庐小品》中谈到八仙中的李铁拐，跛了一只脚，手扶铁拐杖，还背了一个装有灵药的葫芦。他不禁感到疑惑：“既然有仙人的灵术、灵药，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跛脚医好呢？”

虽然解释有很多种，但是其实都是从“人间观点”来看的。李铁拐早已经入了仙籍，怎么还会有人的身体、人间的残疾呢？

李铁拐的跛脚是一个象征，象征无论在人间还是天界，都充满缺憾，不能圆满。李铁拐的跛脚也是一种示现，示现事物没有十全十美，连神仙都不免有跛足之憾，人间的遗憾也就没有什么不能承受得了的。

李铁拐葫芦中的灵药虽然可以解救天下苍生，却不能治愈自己的病足，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深思其意，却能发现，这是人生中的真情实景。我们很容易帮助别人渡过难关，可是当自己遇到难关时却总是手足无措。我们站在局外时常可以给他人觉醒的灵药，一旦成为当局者，就会陷入闷葫芦中。哪有什么灵药呢？即使是人间最了不起的医生，生了病也要找别的医生诊治啊。

在这充满苦难与缺憾的人间，每次想到李铁拐，心里就会感到一阵温暖。我们在人间游历，事无全美，福无双至，人人都是跛了一只脚的人。而成为觉悟者的先决条件，便是承认自己的残缺，承担自己的“病足”。

最令人忧心的，就是那些自以为完美的人。

——摘自《青年博览》



■ 稿件邮箱: dtwbzl@163.com ■